

春

朱自清

盼望著，盼望著，東風來了，春天的腳步近了。
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，欣欣然張開了眼。山朗潤起來了，水長起來了，太陽的臉紅起來了。

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，嫩嫩的，綠綠的。園子裏，田野裏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。坐著，躺著，打兩個滾，踢幾腳球，賽幾趟跑，捉幾回迷藏。風輕悄悄的，草綿軟軟的。

桃樹、杏樹、梨樹，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都開滿了花趕趟兒。紅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花裏帶著甜味，閉了眼，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、杏兒、梨兒！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，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。野花遍地是：雜樣兒，有名字的，沒名字的，散在草叢裏，像眼睛，像星星，還眨呀眨的。

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，不錯的，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。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，混著青草味，還有各種花的香，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。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，高興起來了，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，唱出宛轉的曲子，與輕風流水應和著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。

雨是最尋常的，一下就是三兩天。可別惱，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針，像細絲，密密地斜織著，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。樹葉子卻綠得發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傍晚時候，上燈了，一點點黃暈的光，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。鄉下去，小路上，石橋邊，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；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，披著蓑，戴著笠的。他們的草屋，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著。
天上風箏漸漸多了，地上孩子也多了。城裏鄉下，家家戶戶，老老少少，他們也趕趟兒似的，一個個都出來了。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擻抖擻精神，各做各的一份事去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；剛起頭兒，有的是工夫，有的是希望。

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，從頭到腳都是新的，它生長著。

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著，走著。

春天像健壯的青年，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，他領著我們上前去。

藍蝴蝶

林清玄

在一個狹長的山谷裡，住了一群白蝴蝶，它們居住在溪水邊，吸食腐木的汁液維生。

有一隻毛毛蟲，每天看著藍天，還有藍天下飛過的多采多姿的蝴蝶，它心裡總是想著：「為什麼我不能變成一隻藍蝴蝶呢？為什麼我不能像多采多姿的蝴蝶一樣，以採花維生呢？」

於是，吃著樹葉的空檔，別的毛毛蟲都睡了，這隻毛毛蟲就獨自冥想，想著自己生出美麗的藍翅膀，在藍天下飛來飛去，分不清自己是飛在藍天，或者是藍天印在自己的翼上。

每天每天，毛毛蟲都這樣深深的冥想。

奇怪的事終於發生了，當所有的毛毛蟲都長出白翅膀時，那隻毛毛蟲卻長出一對藍翅膀，藍得像藍天一般。

別的蝴蝶一誕生，就飛下土地，吸食腐木的汁液。只有藍蝴蝶一飛沖天，在藍天下飛舞，從一朵花舞過另一朵花，它心裡想著：「百花是如此的美味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知道呢？在天空下飛舞是這麼快樂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願意飛舞呢？」

藍蝴蝶一邊快樂的飛舞，一邊冥想，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化成藍蝴蝶，都能飛舞在藍天中，吸吮百花的芬芳。

那些聚居在山谷底部的白蝴蝶偶然抬頭，看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藍蝴蝶，在空中轉來轉去，都以為自己在做夢，把藍天夢成了翅膀。

許多許多年之後，在那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和一群藍蝴蝶。

白蝴蝶一出生，便飛到地上，吸食樹木的汁液。

藍蝴蝶一出生，便飛上空中，在藍天飛舞，吸食百花的芬芳，它們藍之又藍，藍得比它們的祖先——第一隻藍蝴蝶——還要藍；它們自由自在，比第一隻藍蝴蝶飛得更高更遠。